

水自故乡来

□管淑平

书本里找不到关于它的记载，地图上也看不到它的影子，出了村子也就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。可是，它却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，伴我从村里走到村外，从春天走到冬天，从幼年走到成年，直到某一天的我，迫不得已背起行囊，离开了这片生活多年的家园。

它，便是我们村子不远的一条河湾——大塘湾，因为山崖之中有一个水塘，人们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。群山之间，山坳之处，便有水的存在，有水的地方就有河湾，有河湾的地方便有人居住。河湾里的水也并不多，只是静静地流淌着，水流甚至被树木抢了风头，只有走在山上七扭八拐的小路上才会偶尔看到水的存在。

那时的我们在另一个村子读书，早出晚归，从它的身旁路过。路，其实也就是一条窄窄的小路，不过我却很喜欢河岸一旁的枫树林，因为天晴时候放学回家，我曾在

这片枫树林下捡拾枫叶，带回来后又小心翼翼压在我的课本里，成了我的书签。久而久之，我对这枫树林边的河水也特别亲切。

就是这样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的河湾，默默滋养了无数曾经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山里的人。普通和平淡，对于这条河湾来说就是它生命的基因和运动的轨迹，而它生命的伟大却同样始于这看似的平凡。它旁边的山也没有具体的名字，山崖笔直陡峭，从河湾旁边的小路经过时，抬头看山，崖上露出光滑雪白的石壁，一些树木倔强地生长在悬崖之上，因为风也一样执着，将种子吹到了山崖之上。

而雨水总是机灵的。它们渗进泥土，或者从悬崖之中的石缝，落到一个个岩洞里，形成水塘。一颗又一颗的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又拼命地钻出来，无数个它们汇聚成了一条河湾。俯冲，向下俯冲，向着山下奔去，是它们始终不变的目标，遇到固执的树木，便放低身段，从旁边绕

过，那种艰难顽强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婴儿从母体中拼命挣扎出来。

可是，水的旅程却很波折。迎接它们的不是温室，而是那些饥饿的泥土、蛮横的石头，以及那些正在四处寻找它们的草木的根须。于是，它们有的被吞没了，也都被蚕食了，有的从虎口里经过种种生与死的搏斗有幸存活下来，又拼命地汇聚到一起，形成新的河流，然后冲破种种重围，开辟出自己的道路。于是，山里有的地方就有了不同的支流，人们又根据地势的高低和所处的环境，给这些支流又取了新的名字……

我已经忘记了村子里有多少像这样的河湾，或者说是多到回想不过来了。大湾、田湾、浅沟、暗沟……雨水走过的地方，就有了这些山中的痕迹，可它们却分明又是从山上最顶端的一只分流下来的。终于，无数这样的分支又汇聚成了一条更为广阔的河流，汹涌澎湃地向着低处冲去，纵使险峻的群山也无法阻挡它们的脚

步，一直走啊走，与新的支流汇成一条河，稍微改变了流向。人们沿着河流而居，也就有了小河镇，我在那里念过初中。

可是，河水并不会因此停住脚步，依旧是那么朴素和平凡。河水的存在，养育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，人们从河流的上游牵着水管，将水流引到自己的家里，做饭、洗衣、喂猪等都是这些河水的滋养。也正是有了这些河水，山上的草木得以茂密，人们种在田里的庄稼得以肥沃生长，河水中的小鱼小虾和螃蟹得以有了安稳的家。这些河水，养育过河岸边生长的野草，养育过从乱石堆里长出的杂树，甚至还养育过一些蜂蝶和鸟雀。

也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的河流，一同汇聚，涌入大海。水从天上来，东流入海至此回。而曾经，和这些水一样生活在村子里的人，离乡背井，某天，也会回归故里，也像这水一样，淡然无痕。

乡村教育成就了我

□齐洪波

小河蜿蜒曲折，谱写了我心路历程之页；田野一片碧绿，晕染了我生命的底色；山路坎坎坷坷，充溢了我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。山路，小河，田野，丰盈了我多彩的内心世界，陪我度过了那段难忘的乡村教育生活。

时常梦见我师范毕业，鲜衣怒马，意气风发，激情飞扬的青春年华，向着乡村教育的天地出发。穿越时空，回忆飞越，那萌动的青春，似火——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，活力四射。那时的我，为心中的抱负，不在乎自己

的起落，不在乎别人的戏说，心中只有一个志向：为祖国乡村教育事业努力拼搏，为乡村孩子的明天开辟一片蓝天下的碧野，铺就浓浓绿色。

30年的农村教育生涯，永不后悔，从不退缩。山岗上的一间石屋，是我的宿舍，四根木桩撑起的石棉瓦棚，炒炸煮炖陪我度过。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，我没有像身边的小河一样呜咽。白天给孩子们上课，他们的智慧激励着我；课下与孩子们谈笑，他们的淳朴影响着我；夜里一个个天

真的笑脸，从梦中悠然飞过。单调的农村教学生活，没有感到寂寞，30年的时光，从中找到了快乐。孩子们毕业了，张张小脸对我恋恋不舍；上大学了，件件信笺、贺卡环绕着我；工作了，声声祝福问候着我。想起此刻，我脸上时常露出笑靥。

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望田野，看小河，手捧从事乡村教育的教师荣誉证书，骄傲地向大地母亲诉说：乡村教育的打磨，抛弃了心中的“小我”，成就了一个顶天立地的“大我”。

